联合国 S/PV.8224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三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二二四次会议

2018年4月5日星期四下午3时10分举行

纽约

主席:	梅萨-夸德拉先生	(秘鲁)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因乔斯特·霍尔丹先生
	中国	吴海涛先生
	科特迪瓦	塔诺-布崔先生
	赤道几内亚	恩东·姆巴先生
	埃塞俄比亚	阿莱穆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哈萨克斯坦	乌马罗夫先生
	科威特	奥泰比先生
	荷兰	范·伍斯特隆姆先生
	波兰	拉多姆斯基先生
	俄罗斯联邦	涅边贾先生
	瑞典	奥雷纽斯·斯考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皮尔斯女士
	美利坚合众国	埃克尔斯-柯里女士

议程项目

2018年3月13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18/218）

18-09637 (C)







下午3时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2018年3月13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18/218）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3月14日，安全理事会就大不列颠首相特雷莎•梅夫人的来信（S/2018/218，附件）召开了公开会议）（S/PV.8203）。这封来信以耸人听闻和毫无根据的措辞指责俄罗斯在英国境内使用化学武器。联合王国代表随后承诺向安理会定期通报调查过程，但却尚未进行通报。好吧，没关系。我们自己将向安理会详细通报情况。

自从俄罗斯公民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尤利娅·斯克里帕尔在索尔兹伯里市被发现不省人事到今天已经一个月了。如果确实使用了化学武器，就会对不扩散构成威胁，是需要安全理事会审议的事项，况且我们对此还有话要说，并要向英国同事提出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对这一罪行及其受害者了解多少？2006年，谢尔盖·斯克里帕尔被判定为英国从事间谍活动。他自2010年获大赦后，一直生活在那里，同时保留着俄罗斯公民身份。同为俄罗斯公民的女儿不时探访他。根据联合王国散布的说法，尽管他显然未对俄罗斯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但俄罗斯没有原谅他的背叛行为并决定干掉他。对此，我们有若干问题。

首先，问几个具有讽刺意味的问题，为什么要等八年，然后在总统选举两周之前和世界杯开幕仅仅几周前干这件事呢？为什么还会允许他出境？为什么要以一种对投毒者和旁观者都如此危险的怪异而公开的方式消灭他？任何人只要熟悉侦探故事，比如已进入第20季的流行电视节目《骇人命案事件簿》(Midsomer Murders)，都知道有上百种相对简单的方法可以用来巧妙地杀死一个人。然而，显而易见，不管谁袭击了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他女儿，都选择了使用剧毒化学物质——换句话说，风险最大和最危险的方法。他们甚至无法完成这项工作。所有受害者人显然都还活着，感谢上帝，尤利娅正在迅速康复。

这种阴暗勾当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我们调查得越深入，问题就越多。从一开始，英国方面——特雷莎•梅首相和鲍里斯•约翰逊外交大臣等著名化学专家即为代表——就明确表示，斯克里帕尔事件涉及使用了被称为诺维乔克的某种有毒物质，而且这种有毒物质很有可能源自俄罗斯。如果是在斯克里帕尔的房屋内或门把手上投放这种威力超强的物质——这似乎是调查的方向——谢尔盖和尤利娅如何能够在此后数小时仍处于正常状态，而第一位赶来救助的人，尼克·贝利探长却马上失去知觉？他们到底为何都能幸免于难呢？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他们立即得到了解药。专家一致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在手头什么地方一定已有相同而非仅为类似物质的样本。

位于波顿当的英国研究中心以其化学武器方面的工作而闻名，该中心距离事发地点仅几公里。我们对其活动也要提出好几个问题。但周二，波顿当实验室首席执行官加里·艾特肯黑德说，他的实验室已确定这是“一种军用神经毒剂，（但）我们尚未证实其确切来源”。他还说，斯克里帕尔父女没有得到任何解毒剂。他猜想英国政府和他不一样，或许会有一些其他信息。艾特肯黑德先生有一点倒是值得肯定，那就是他没有为了迎合英国当局的臆断而牺牲自己的专业声誉。然而，他也申明，此类物质一定不会离开他的设施。问题在于，他说的“此类物质”是指什么？什么东西不可能离开他的实验室？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是否了解

这一点？无论回答是什么，就我们而言，这一切都意味着英国的主要论点——这种物质无疑来自俄罗斯，这是俄罗斯很可能参与此事的所有所谓证据的基础——不成立。但艾特肯黑德先生的声明只会让我们审议的案件变得更加神秘。

我们要再次向所有人解释，尽管“诺维乔克”似乎显然是俄文名称，但这个名称却不是俄罗斯发明的。它是西方发明的，用来指美国和大不列颠等许多国家开发的一系列化学战剂，这种开发对该领域专家和科学家来说不会感到意外。鲍里斯•约翰逊在回答德国之声记者的直接提问时也证实——而且也是直接证实——英国在波顿当有一份样本。昨天，一则称这种物质肯定产于俄罗斯的推特信息从英国外交部网站上删除，这引发了反讽和谣言。但就像哼哈二将，英国情报部门赶紧为鲍里斯•约翰逊和外交部解围，昨天通过《泰晤士报》报道说，借助科学分析和调查，他们仅在索尔兹伯里发生化学袭击几天后，就成功地确定了有毒物质的可能来源。他们表示，内阁3月7日了解到，这种毒素很可能是俄罗斯生产的。英国情报部门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生产这种神经毒剂的俄罗斯秘密实验室。别急，还有更精彩的。这篇文章说，虽然确定性很高，但英国情报部门的信息源无法绝对明确无误地确认这个实验室的位置。他们还认为，俄罗斯人开展了试验，以确定是否可以使用诺维乔克来进行政治谋杀。还有更多信息。昨天，《每日邮报》还突然披露，英国情报部门有来自某些来源的绝密信息，内容大致是在索尔兹伯里袭击之前，俄罗斯一直在对门把手等日常物品进行诺维乔克神经毒剂试验。我真不知道如何对此进行评论。这是无稽之谈。他们可不可以拿出像样一些的编造故事？多亏托尼•布莱尔，我们都知道英国的情报信息有多少价值。我们已经告诉我们的英国同事，他们在玩火，而且他们将感到后悔，因为作出完全没有根据的指控是一回事，但把这种对话带到专业层面则是另一回事，因为专业层面的对话要求清楚回答实质性问题，而不是玩谁声音大谁有理的外交把戏。

我认为，英国调查部门将不会感谢其政府草率作出的武断结论。毋庸讳言，他们的政客没有考虑这一点。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耸人听闻言论或许会让他们自食其果。他们全力以赴利用这个方便而及时的反俄罗斯谣言——俄罗斯的化学袭击——却没有意识到，一旦尘埃落定，他们必须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与此同时，伦敦已经开始毒化我们与外国的关系。为表示团结，联合王国的多个盟国驱逐了150名俄罗斯外交官。我们知道，英国在世界各地的大使正在向主权国家施压，强迫它们效仿坏榜样，兴风作浪，甚至波及纽约。作为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英国的美国盟友驱逐了60名俄罗斯外交官，其中包括12名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人员，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也没有根据《总部协定》的规定与我们磋商，因而其行事全然无视其作为联合国东道国的义务。

不巧的是，很遗憾这不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履行其义务。美国扣押了俄罗斯的外交财产，包括纽约这里属于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财产，对我们的外交官制订了不得前往方圆25英里以外地区的禁令，并且拒绝延长或签发美国签证。我们敦促美国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它作为东道国的义务，归还从我们这里非法拿走的所有东西，并且在今后避免此类行动。

我们现在看到令人震惊的事件。在3月14日我们的上一次会议上，我讨论了这种新的对待法律制度的做法——仅仅基于猜疑就无端指控。但是，还有同样令人震惊的其他事情。当我看到这些英国政客的辩论、采访和发言，我感到哭笑不得。哦，天哪！那个有良好悠久传统的英格兰怎么了？现在的情况是缺乏专业精神，还是已经掉价的政治文化？或者是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我不知道。我建议在座各位得出自己的结论。

英国当局一直企图嘲笑俄罗斯对这起事件提出了大约30种说法。请注意，这些说法并非来自俄罗斯当局，而是专家和记者的意见。是的，由于缺少事实和证据，众说纷纭，但是，俄罗斯的每一个人

都想弄清这个含混不清故事的真相。然而，英国当局的说法却很少——事实上，只有一种说法，他们把这种说法当作定论。但是，他们不能确定有毒物品的源头。是斯克里帕尔的家？是他家的门把手？鲜花？荞麦？月桂叶？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公民和专家，包括英国人和其他人，只要有思考能力，也提出了各种不同说法，但是，许多问题都没有答案。这里只是其中几个问题。

斯克里帕尔父女在电话关机的四个小时中在哪里？样本是如何采集的？谁可以确认这些样本是可靠的？为什么没有征求亲属的同意就取他们的血样？怎么会这么快就获得一种不明化学物质的解毒剂，给斯克里帕尔父女注射了吗？斯克里帕尔当时在做什么？他和谁联系？他去了哪里？他和谁待在一起？他们当天或者此前一天见过谁？监控摄像头的数据在哪里？苏格兰场说调查将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如何使仓促作出的指控与苏格兰场的声明保持吻合？为何不让俄罗斯的领事官员探访或许是在英国领土上一起恐怖行径受害者的俄罗斯公民？英国当局轻率地决定，他们可以含沙射影而不受惩罚。朋友们，相信我，这个故事和调查没有结束，甚至还没有开始。

3月12日，我们向英国外交部发出照会，要求获得调查的数据，包括英国调查方提及的化学物质样本，这样，作为联合调查的一部分，我们的专家可以对样本进行检验。因此，我们遵守了《化学武器公约》第九条第二款，其中规定缔约国应通过交流情报和双边磋商解决任何可能引起对《公约》遵守情况产生质疑的事项。根据该条款的规定，俄罗斯本可以在10天内回应英国的要求。然而，伦敦发布了荒谬的24小时最后通牒，我们当然予以拒绝，因为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对俄罗斯采取这种态度。在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亲自送到俄罗斯驻伦敦大使的最后通牒中，

（以英语发言）

“外交大臣明确表示，只有两种可能的情况。要么俄罗斯国家试图用化学武器在英国土地上进行谋杀，要么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对其神经毒剂库存的控制。外交大臣要求俄罗斯大使解释这两种可能性中哪一种是真实的，并说明这种俄罗斯生产的神经毒剂如何能够用在索尔兹伯里。”

（以俄语发言）

我们被给予24小时。英国人总体上就问了我们这些问题。没有其他问题。考虑到目前的情况以及此后出现的更多的信息和声明，这些问题就显得更加荒谬。

3月14日，梅夫人向禁化武组织总干事阿赫迈特•尤祖姆居提出一项请求，就英国对索尔兹伯里事件的调查结果进行独立分析。但是，我们的英国同事忘记了，当他们在禁化武组织框架内行事时-我们认为这是唯一的正确方式-他们作为禁化武组织的正式成员，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包括对我们。在昨天应我们要求召开的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特别会议上，我们就此明确地提醒了他们。我们提出了一项关于联合调查的决定草案。这项草案被联合王国及其盟友封杀，尽管赞成票和弃权总数超过了反对票，但他们还是迫不及待地宣布获得了胜利。这是可以理解的。既然英国在调查开始之前就已经确定谁有罪，为什么还需要进行联合调查呢？毕竟，这样的调查可能会毁掉他们精心设计的版本，而这一版本赖以为依据是如此强有力的词句，如：“很有可能”、“极有可能”、“很有道理”、“几乎没有疑问”、“没有其他合理的解释” 、“俄罗斯几乎可以肯定是罪魁祸首”、“俄罗斯很有可能负有责任”、“俄罗斯是可能的肇事者”，云云。鲍里斯 •约翰逊继续试图让所有人相信，英国已经向俄罗斯发送了一份问题清单，而迄今尚未得到任何答案。事实完全相反。正如我所说，我们从未收到任何问题清单。现在我想请英国人列出这些问题，如果有的话。不要将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出指控和要我们承认对该行为负有罪责这样的要求作为问题。

不过，我们有很多问题要问伦敦、禁化武组织还有法国。法国不知根据《化学武器公约》哪项条款，突然冲上来帮助英国人确认其所谓快速调查的结果。当我们问到这一点时，法国人告诉我们英国已经向他们提供了关于调查的详细信息。伦敦拒绝向我们提供这些信息，也许巴黎可以与我们分享？今天我们分发了一份备忘录，供成员们过目。我们还将分发俄罗斯外交部的一名官方代表发表一些评论，其中载有很有意思的信息，我认为安理会会很感兴趣。我们还将把这个声明的文本发给安理会成员，并附有译文。

提出指控的依据和发掘俄罗斯动机的企图，其知识水平实在可怜。鲍里斯•约翰逊一直声称自己是一位亲俄者，他提出了荒谬和不道德的说法——而“荒谬”已经是最客气的措辞了——说莫斯科需要这样的事件，才能在选举前团结人民。同样不道德的是将俄罗斯将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与1936年柏林奥运会相比，而可巧的是，包括高级官员在内的英国代表团参加了那次奥运会，苏联则没有参加。

鲍里斯•约翰逊提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他声称整个情节就是关于罪犯是认罪，还是被抓获。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英国外交大臣显然认为这是一个侦探故事，其实不是。这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顺便说一下，我们已经引用了小说中了英文谚语，说你不能用一百只兔子造出一匹马。顺便提一下，我建议约翰逊先生读一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小说，或者至少了解它们的名字。我不打算自己背诵这些名字。

作为俄罗斯罪证的合理证明，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向他的同事们演示了六页的幻灯片，包括标题页。这些是连环画，拿来作为证据。这些连环画不能说明任何东西，只是再一次说“极有可能”。人们必须认为这就是梅夫人向她的欧盟同事展示的不容置疑的同样文件，而其中许多人——公平而言非所有人——接受它作为俄罗斯有罪的可靠证据。看看这出滑稽戏。我们将予以分发。用这六个小方格作为论据的基础是对智商的侮辱。如何尊重那些对此深信不疑的人？这东西。那些人难道不明白他们是被人操控、是集体精神错乱的参与者？

鲍里斯•约翰逊关于所谓的“桌上的死猫”的揭示只不过是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其他问题转移的把戏——如果有人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可以阅读他的访谈——是英国对俄罗斯进行毫无顾忌的宣传战的最明显的例子。顺便说一句，关于死猫的问题，根据谢尔盖 • 斯克里帕尔的侄女维多利亚的说法，他在索尔兹伯里的家——据说被毒物污染——里有两只猫和两只豚鼠。它们现在在哪里？那些动物呢？为什么闭口不谈？毕竟，这些动物的状况也是重要的证据。

我们生活在一个智力理性集体模糊的时代。我不知道用什么精神药物将公众变成僵尸，除了媒体之外。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可怕武器。使用媒体操纵人的头脑很容易，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媒体对此非常擅长。然而，并不需要智力上复杂的策划。发出信号给基本本能，有规律、有目的地重复同样未经证实的谎言，逐渐将其钻入人们的意识，最终将其作为真理呈现出来，这就足够了。这是戈培尔博士的方法——谎言重复千次，便成为事实。我们将寻求对我们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如果没有提供答案，如果没有回应，我们会认为这是对我们不计后果的诽谤。我们将就斯克里帕尔案件寻求全力合作，如果拒绝合作，我们会认为就是企图掩盖真相。

发生的一切使我们相信从一开始就基本清楚的事。这是一场经过事先精心准备、协调一致的行动。这不是偶然的，其主要目标是明确的——诋毁俄罗斯，甚至使其失去合法性;指责俄罗斯使用可怕的、不人道的武器;违反《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隐瞒库存;质疑我们的作用，不仅在解决叙利亚局势方面，而且在所有地方;质疑俄罗斯政治合法性这一根本原则，同时诋毁我们对叙利亚化学品问题的立场。说到底，就是要一石二鸟。

既然英国当局毫不犹豫，竟敢无耻地说俄罗斯“很有可能”对索尔兹伯里事件负责，那么，我们也提出某些国家的情报部门“很有可能”是这个巨大挑衅行动的背后主谋。俄罗斯与斯克里帕尔中毒案毫无关系，我们比任何人都更关心确立真相。我们将根据《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努力查明真相。如果英国人继续将猜疑作为证据，如果他们继续依赖基于猜想而不是事实的假设，他们将证实我们远远超过极为可能的假设，那就是这场阴暗的把戏，或者说是虚构的故事，完全是粗暴的挑衅。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我们可以看到，了解客观情况的唯一途径是严格遵守《化学武器公约》的机制并合作进行调查。我们还在等待英国刑事调查就我们提出的显而易见的问题给出答案。我们要求对尤利娅•斯克里帕尔进行领事探访。

总而言之，情况就是这样。没有证据可以证实该物质源于俄罗斯。我们已经声明，我们没有参与。但仍有人要求我们承认罪责。英国拒绝与我们合作，借口是受害者不能与罪犯合作。对不起。他们把我们归类为犯罪分子，又没有事实，没有证据，未经审判或调查，这一归类是无效的。与此同时，在英国的土地上对俄罗斯公民实施了犯罪——可能是恐怖主义行为。他们才是受害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权要求合作，英国人有义务提供合作。顺便说一句，有趣的是，在昨天的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会议上，联合王国的一些盟友呼吁我们与英国进行合作。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向他们介绍正确的行事方式。

我们编写了一份非常简要的安全理事会新闻稿。这将是联合王国及其盟友是否讲真话的试金石。如果他们像上次那样将真相掩盖起来，或者把它的含义完全颠倒，那将是他们肆无忌惮的游戏的又一证实和证明。

皮尔斯女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们没有要求召开这次会议，但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安理会的要求。我很高兴能够向安理会通报一些事态发展，但我也很高兴能够应我们俄罗斯同事的要求就智力方面予以澄清。在我的发言中，我会坚持事实。在3月4日在索尔兹伯里发生的谢尔盖和尤利娅•斯克里帕尔中毒事件后，联合王国启动了有史以来就使用化学武器进行的最全面、最复杂的调查之一。调查工作涉及250多名警察侦探，由一系列专家和合作伙伴提供支持。他们正在仔细查看超过5000小时的监控录像。他们正在检查1300多个采集的样品，并采访500多名证人。

在联合王国，警方独立于政府，但如果随着调查的进展出现我们可以与安理会分享的更多细节，我们将非常乐意分享。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要进行调查。这是因为军事级的神经毒剂被用来企图在英国土地上杀害平民。这是恣意妄为，全然不考虑公共安全。这是一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一名英国警察与斯克里帕尔一家人一起处于危急状态，而正在进行日常活动普通公众处于危险之中。

我很高兴不仅能够通知安理会，尤利娅•斯克里帕尔现在能够沟通，病情转好，而且还能够就俄罗斯大使所说领事探访予以澄清。我们收到了俄罗斯领事馆的要求，已经转达给尤利娅•斯克里帕尔，我们正在等待她的回应。这是国际法的一项义务，英国政府非常重视，但也存在斯克里帕尔女士自己的愿望问题，必须予以考虑。

关于联合王国对俄罗斯提出的要求，俄罗斯大使有几点要予以说明。如他所述，3月12日，我们向俄罗斯政府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俄罗斯拒绝回应，并认为该请求无效。我们的确要求在24小时内答复我们提出的问题，即俄罗斯研制的军用级神经毒剂如何会被使用在索尔兹伯里的街道上，这是否意味着俄罗斯对其化学武器丧失了控制。我们曾指出，俄罗斯应该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申报其诺威乔克计划。我们给了24小时的时限，因为这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不是普通的中毒，也不是普通的攻击。我们认为，对这种情况应该规定紧迫的期限。尽管如此，俄罗斯方面表

示这一要求是无效的。他们并没有要求得到更多时间。他们没有来找我们说，他们要和我们一道调查这一事件。他们拒绝了这项请求的前提。

正如俄罗斯大使所说，我们指出，俄罗斯很有可能实施了暗杀意图。英国政府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Porton Down的专家确认所用的具体化学物质是一种诺威乔克神经毒剂。Porton Down是得到认证并符合《化学武器公约》的实验室。它获准进行保护性研究。

帮助我们得出结论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了解俄罗斯在过去10年中已经生产出这种神经毒剂，并且仍然有能力这样做。正如我国首相在英国议会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我们知道，俄罗斯国家已经调查了通过使用神经毒剂实施暗杀的方式。第三个原因是俄罗斯有实施国家资助的暗杀的记录。我不想占用安理会太多时间来宣读一份很长的清单，但如果有人愿意听听这个清单，我可以举出几个例子。我们自己作出的评估结论是，俄罗斯认为叛逃者是暗杀的合适目标，实际上俄罗斯领导人也公开声明了这一点。

我想简单谈谈使用“极有可能”这个说法的理由。我们使用这种做法是因为在英国的制度下，只有法院才能最终确定罪责。因此，使用“极有可能”一词反映的是我们的司法程序，不应被理解为对俄罗斯负有责任这一可能性存在任何怀疑。

我还想借此机会谈谈俄罗斯大使关于Porton Down实验室与我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相互矛盾的说法。并不存在矛盾。外交大臣明确表示，Porton Down实验室确定诺维乔克是一种神经毒剂，后来这一看法得到加强。在同一次采访中，他根据这些信息以及其他情报，而且正如我所指出，俄罗斯人没有作出不同的解释，所以他明确指出我们为何得出了我们的结论。我国外交大臣当时所表示的看法和Porton Down实验室最近的意见与我们的一贯说法完全一致。相比之下，我们听到俄罗斯人提出了无数的说法。我觉得，根据我们的计算，大约有24种说法。例如，3月21日，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它认为这是恐怖分子所为。3月14日，拉夫罗夫先生表示，英国做出这种回应，目的是分散人们对英国脱欧的注意力。在任何国家领土上使用化学武器都是十分严重的事件，这些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21年前生效的《化学武器公约》第七条明确规定，各国应当制定立法，将《公约》禁止的活动定为刑事犯罪。因此，联合王国正在对这一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包括根据我们本国的《化学武器法》进行调查。因此，除了联合王国开展刑事调查之外，我们还请禁化武组织这个相关的国际机构根据《化学武器公约》第八条，协助核查我们的分析结论。《公约》授权技术秘书处向缔约国提供技术援助和技术评估。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符合《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请允许我指出，我不会接受某个国家关于道德问题以及根据此类国际公约审查我们的责任的任何说教，这个国家在安理会昨天的辩论会上（见S/PV.8221）千方百计地阻挠对叙利亚境内使用化学武器事件进行适当的调查。联合王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历来记录不言自明。

3月21日，禁化武组织派遣一个小组前往联合王国，视察受害者接触有毒化学品的地点。昨天,总干事就该小组的行动向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作了通报。禁化武组织的专家人员在现场采集了环境样品，并从受害者身上采集了生物医学样品。禁化武组织验证了监管链。样品已经送至几个指定的实验室进行化验。这些实验室的分析结果将送交给禁化武组织，他们将提交一份报告。与俄罗斯的说法相反，联合王国期待在收到该报告后立即分享报告的调查结果。

昨天，俄罗斯在执行理事会提出一项决议草案，提议进行联合调查。对于联合调查可以从几种角度来看。我认为我最喜欢的比喻是一个纵火犯摇身一变成为消防员，但就这个特殊事件而言，这名纵火犯想要调查他自己的纵火事件。该决议草案在

41票中只获得6个赞成票，未能获准开展联合调查，俄罗斯不等待禁化武组织的检测结果，再次采用破坏有关国际机构的惯常做法。

我们对拉夫罗夫先生今天讲话的理解只能是，只有在俄罗斯专家参加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接受禁化武组织对索尔兹伯中毒事件调查的结果。我很抱歉，这样做并不使它成为一个独立的调查。如果俄罗斯坚持要有自己的专家参加，它就是试图摆脱《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要进行任何独立调查都不能可信地容忍的检测。令人遗憾的是，这是俄罗斯不负责任的行为方式的一部分。俄罗斯否认禁化武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对叙利亚境内使用化学武器事件所开展工作的可信度。安理会成员都很熟悉多年来在格鲁吉亚和克里米亚的侵略模式。MH-17号航班被击落，黑山发生拙劣的未遂政变。每次伴随这些行为的都是歪曲事实和散布假消息的行为，昨天我们在海牙、在俄罗斯新闻发布会和今天安全理事会看到的都是歪曲事实和散布假消息的同样做法。

虽然我们不会要求召开今天的会议，但是，在我们收到禁化武组织的报告之后，我们希望能够向安理会进一步通报情况。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继续处理公然使用化学武器事件是正确的做法。这种事件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攻击叙利亚、马来西亚以及现在攻击联合王国的事件对《化学武器公约》构成威胁，也对安理会和其他方面为应对以往令人震惊的事件而精心构建的不扩散制度构成了非常严峻的挑战。

我们中间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俄罗斯，对保护我们的集体安全和国际机构采取不负责任的鲁莽态度。这就是导致人们谴责俄罗斯并采取措施反对俄罗斯的原因。这并不是因为对俄罗斯人民缺乏友谊，或者对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缺乏尊重。我国外交大臣进行了访问,希望同拉夫罗夫外长建立更富有成效的关系。但我们不能忽视在索尔兹伯里发生的事件。我们不能忽视俄罗斯对在叙利亚境内和索尔兹伯里使用化学武器行为视而不见的做法，我们不能忽视俄罗斯力图破坏二战结束以来一直保护我们安全的国际制度。

我们认为，联合王国的行动经得起任何检查。我们始终按照《化学武器公约》并通过负责实现这些目标的机构、即禁化武组织采取行动，我们乐于随时来到安理会。如果有联合国会员国仍然有疑问，我们非常愿意在纽约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公开通报会。我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但我确实担心俄罗斯可能有害怕的东西。

埃克尔斯-柯里女士（美国）（*以英语发言*）：昨天，安理会值此叙利亚汉谢洪镇使用沙林毒气悲剧事件一周年之际举行会议（见S/PV.8221）。黑利大使敦促我们将该会议作为重建伙伴关系和重申致力于解决化学武器问题的开始。正如她所说，这是因为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使用化学武器的世界中。这让我们想到化武袭击造成的毁灭性人类伤亡，想到我们过去几十年来为了就禁止这些卑鄙战争武器凝聚国际共识而在此举行会议的事实。

可悲的是，今天的会议与这一切无关。而是俄罗斯又一次企图利用安全理事会来谋取政治利益。是企图使用“集体精神失常”和“宣传战”等字眼来质疑在索尔兹伯里发生的袭击事件，并把媒体比喻成用来操纵公众的精神药物。俄罗斯还把所有质疑俄罗斯说法的国家的回应比喻成纳粹宣传和约瑟夫·戈培尔。这一策略不适合安理会。请记住发生的事实。我们正在讨论在联合王国境内对两名平民令人发指地使用军用级神经毒剂的问题，这次袭击让数百人,即无辜旁观者和紧急救援人员受到这种毒剂的影响。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卷入这一事件的事实尤其令人震惊。

正如美国以前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对联合王国的支持坚定不移，我们继续绝对声援我们的英国同事。我们以前说过，并且今天再次表示，我们坚信俄罗斯对联合王国境内发生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负有责任。要么是俄罗斯故意使用了这种军用级武器，要么是未申报和安全储存这种神经毒剂。我们

坚定支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正在进行的独立分析，并坚定支持联合王国对在其主权领土上发生的使用化学武器行为进行的刑事调查，并且认为必须追究应对袭击负责者的责任。

国际社会已正确地走到一起，以表示愤怒和采取行动。美国、联合王国、北约及27个其他国家已共同驱逐了150多名俄罗斯情报官员。这证明我们和我们的伙伴对俄罗斯企图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关切。

与此同时，俄罗斯提出了一系列阴谋论，企图嫁祸于人，疯狂声称联合王国或美国可能负有责任。我们的俄罗斯同事所散布的这个假消息和推测是荒谬可笑的。会员国不应该被这些掩盖事实真相的荒唐行为所愚弄或误导。众所周知，俄罗斯研发过在索尔兹伯里袭击中使用的那一类军用级神经毒剂。俄罗斯拥有实施国家支持的暗杀行动,包括先前在联合王国境内实施此类行动的证据确凿的记录。俄罗斯高官自己在公开声明中明确表示，叛逃者和所谓的叛国者都是暗杀的合法目标。

昨天，俄罗斯试图要禁化武组织通过一项决定，这本会破坏其正在对索尔兹伯里袭击案开展的调查，并帮助俄罗斯掩盖其罪责。禁化武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以压倒性多数拒绝了俄罗斯的提议。现在，俄罗斯又想在安全理事会再次尝试。但是，俄罗斯卷入索尔兹伯里袭击案的真相依然存在，国际社会应该保持团结支持这一真相。又如黑利大使所说，如果在化学武器问题上我们现在不改弦更张，我们所有人将很快面临一个新的更危险的现实。我们必须追究那些使用化学武器者的责任，重新凝聚全球共识，即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能使用这些武器。就安全理事会而言，这是我们应该努力实现的目标，而不应该利用本会议厅来掩盖事实真相。

阿莱穆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我们在使用化学武器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在叙利亚汉谢洪镇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事件一年后，我们昨天有机会重申了这一立场（见S.PV.8221）。使用化学武器是不能接受的，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再三强调这一点绝对重要。

不过，在《化学武器公约》生效20年后，我们看到，这一国际制度正日益遭到破坏。我们认为，为了全球和平与稳定，尽一切努力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和维护该制度的完整性符合我们所有人的最佳利益。

关于斯克里帕尔案，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我们重申对受害者以及对联合王国人民和政府的同情和声援。这样做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一罪行发生在英国国土上。正如我们上次所说，我们希望开展必要的独立调查，并希望对调查进行审查，包括按照《化学武器公约》有关规定进行协商和信息交流，以期将责任人绳之以法。

同样，在这个案件中，追究责任至关重要。我们知道，这个案件现已提交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它是处理这个问题的适当国际机构。确实有很多与索尔兹伯里事件有关的问题需要澄清，我们注意到，应联合王国政府的请求，禁化武组织最近向其派出一个技术特派团，并从那些接触到有毒化学品的个人身上提取了样品。我们注意到禁化武组织总干事昨天在海牙举行的执行理事会特别会议上介绍的最新情况。我们希望禁化武组织的报告将最终澄清这些问题。

与此同时，所有相关各方必须与禁化武组织合作，尽一切努力本着《化学武器公约》的精神解决这一问题，该公约明确概述了在此种情况下需要采取的行动。主要大国之间缺乏信任和关系进一步恶化于事无补，而且会进一步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很明显，只有大家进行必要的合作，并以完全透明和忠于事实的方式遵守我们自己制定的规则，我们才能解决其中一些困难问题。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们今天应安全理事会某成员的要求开会，讨论英国首相3月13日来函（S /2018/218，附件），该函涉及我们上个月已开会讨论过的一个议题（见S / PV.8203

）。本次会议紧接着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昨天就同一议题在海牙召开特别会议之后举行，俄罗斯企图在那次会议上通过一项决定草案，但遭到压倒性多数否决。禁化武组织尚未就此事件发布调查结果，但昨天就举行了会议，这表明昨天的举动和今天一样，是转移视线的做法，意在混淆视听。因此，继续从技术角度客观处理此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让我们回顾一下事实。事实令人震惊、性质严重，令人无法接受。3月4日在索尔兹伯里一公开场合，有人对俄罗斯一名前情报官员及其女儿使用一种军用化学制剂，造成一名英国警官和该地一些平民沾染毒剂，该毒剂经鉴定属于名为“诺维乔克”的一类毒剂。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首次获得证实的在欧洲使用化学武器行为。大战期间，欧洲土地上曾使用过导致生灵涂炭的军用毒气，此次事件与当时已有百年之隔。法国政府最高层已向联合王国政府和人民表达全力支持和坚定声援。今天，我们重申这一点。

波顿当国防科技实验室已确认所用毒气属于“诺维乔克”类毒气，联合王国则在继续完全遵照《化学武器公约》开展调查。此刻，我愿重申，法国完全信任英国调查人员开展的工作。如联合王国需要，法国随时准备向其提供专业帮助。我也欢迎禁化武组织总干事决定积极响应英方请求，向联合王国派出援助团。正在进行的调查必须不受干扰，独立完成。鉴于联合王国迄今通报的情况，我们赞同其看法，即除了事件系俄罗斯所为之外，别无合理解释。虽然俄罗斯主张合作，但法国仍对俄罗斯拒绝回答英国提出的完全正当的问题感到意外。我们呼吁俄罗斯说明我们无法接受的索尔兹伯里袭击案的责任追究问题，并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告知其未予申报的一切计划。

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是不扩散制度的核心内容，不扩散制度则是我们集体安全体系的根基。鉴此，我们不能容忍这些野蛮武器再次大规模出现在中东、亚洲——现在还有欧洲。包括索尔兹伯里事件在内，一些事件已经打破了我们共同确立的不得使用化学武器的禁忌。这表明我们亟需重申和巩固绝对禁止化学武器的禁令。使用化学武器若成为常态，野蛮就会战胜文明，国际秩序就会出现极大倒退。所以，我们不能自甘认命，特别是因为——这一点毫无疑问——使用化学武器成为常态会为化学恐怖袭击提供沃土，而这是我们大家都担心的事情，而且的确也会让我们大家都付出代价。因此，法国永远都不会容忍毒剂开发或使用者逍遥法外。我们重申全力支持现有机构，特别是禁化武组织。法国将继续全力承诺使用其所掌握的一切资源，支持此类机构的活动。这是我们去年1月发起的《制止使用化学武器有罪不罚现象的国际伙伴关系》的目标。此事关乎重大，需要我们采取行动。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都有悖于我们所有人的良知和国际法最基本准则。

再说一次，有一点毫无疑问：使用化学武器构成的威胁有可能为国际不扩散化学武器制度的存续敲响丧钟，而该制度如今是所有国际不扩散制度中最缜密和最成功的。任其崩溃而不作出反应的结果会是，我们只能接受过去几十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整个国际制度遭到削弱，而该制度是国际安全架构的基石。因此，我们需要俄罗斯作出真诚和坚定的承诺。俄罗斯必须参与问题的解决，而不能成为制造问题的一方。俄罗斯曾是国际核不扩散制度的先行者之一，现在应是其支柱之一。

因为这一威胁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生存，所以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必须成为安全理事会的重中之重，这一点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如果说安理会在哪方面负有团结行动的道义和政治责任的话，那就是这方面。如果说哪方面关乎安理会的信誉，哪方面不容耍弄手腕、高人一筹的话，那就是这方面。

吴海涛先生（中国）：自3月在英国索尔兹伯里发生“斯克里帕尔事件”以来,中方一直高度关注事态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多次就此表态，中方

也在安理会和禁化武组织执理会阐明了原则立场。中方注意到，在刚刚召开的禁化武组织特别执理会上，各方未能就“斯克里帕尔事件”进行联合调查达成一致。我们也注意到，有关各方迄今未能就事件达成各方普遍接受的结论。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任何组织、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任何使用化武的肇事方和行为者都应被绳之以法。中方主张应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相关规定，在禁化武组织框架下处理有关问题。中方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查清事实真相，开展全面、公正、客观的调查，基于确凿证据，得出经得起事实和历史检验的结论。中方敦促有关国家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开展磋商与合作， 避免政治化和任何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的举措，通过对话妥善处理这一问题。

在当前国际社会面临诸多挑战的情况下,各方应摒弃冷战思维，放弃集团对抗，共同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安宁，共同致力于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乌马罗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联合王国代表和俄罗斯联邦代表的发言，也希望分享我们对该问题的意见。

哈萨克斯坦明确反对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化学武器和有毒物质，我国享有这方面的国际声誉当之无愧。我们坚决谴责任何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不道德、不人道并违反人道原则的行为。

我们对联合王国境内发生的涉及可能使用武器级化学剂的悲惨事件深表关切。我们期待公布可证明使用任何种类武器级化学剂以及个人、非国家行为体或国家参与此事的所有具体事实和证据。

我们期待依照现有的国际法准则，特别是根据《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规定，对事件进行全面、透明和公正的调查，并期待向国际社会提供结论和证据。

我们希望：主要国家之间关系正常化并恢复信任；维护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完整；以及同心协力，处理对安全的共同威胁和放弃所谓的集团心态。我们呼吁所有相关国家团结一致，依照国际法准则，并根据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阿斯塔纳纪念宣言》的精神和原则，解决联合王国境内事件造成的所有问题。

奥雷纽斯·斯考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瑞典最明确地强烈谴责有人企图在联合王国土地上使用神经毒剂谋杀个人。我们完全支持欧洲联盟（欧盟）在该问题上的共同立场。我们同意联合王国的评估，即俄罗斯很可能负有责任，没有任何其他合理的替代解释。我们重申，我们坚决声援我们的亲密朋友和欧盟伙伴联合王国，支持该国正在进行的调查。

关于使用化学武器，正如我们今天听到的那样，联合王国警方正在开展自己的独立调查。它正在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合作。这完全符合《化学武器公约》。联合王国采取了符合《公约》的正确行动。我们强调尊重这一进程的重要性，联合王国正为此与负责监督落实化学武器禁令的独立国际组织、即禁化武组织合作。我们期待随时了解调查情况，包括即将提交的禁化武组织样品分析报告。我们呼吁俄罗斯答复联合王国提出的问题。

最后，我再次强调瑞典对化学武器的原则立场。国际法明确禁止这些令人憎恶的武器。必须对所有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进行适当调查，并确保追究责任。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努力确保尊重化学武器禁令的完整性。

拉多姆斯基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3月4日在联合王国索尔兹伯里发生了企图使用神经毒剂谋害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先生及其女儿尤利娅·斯克里帕尔女士的事件，我国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这种鲁莽行为还危及无辜平民的生命。

在这方面，在索尔兹伯里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几天里，波兰最高当局明确表达了波兰的立场。波兰采取外交措施表示全力声援英国人民和政府，并谴责在联合王国领土发生的这一前所未有的攻击。我们还赞同欧洲联盟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行理事会最近一届常会期间以及在昨天的会议上于海牙发表的联合声明。

波兰始终站在前沿，与国际社会一起努力遏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索尔兹伯里事件是违反国际法和《化学武器公约》条款的又一例证。我们仍然坚信，必须查明并惩罚使用化学武器的责任人。对任何此类行为都不能置之不理，因为这些行为不仅有违基本的正义感，而且还会导致削弱不扩散和裁军制度。因此，它损害了我们所有人的安全。我们完全相信联合王国的调查，赞扬联合王国政府在这方面的透明度和持续的信息交流。

同时，我们欢迎联合王国和禁化武组织正在全面遵守《化学武器公约》，进行合作。我们期待在知悉禁化武组织专家小组正在进行的独立调查的结果之后，就此事开展进一步的讨论。

我们要回顾指出，3月22日，欧洲理事会一致同意联合王国的评估：俄罗斯联邦极有可能须对索尔兹伯里的袭击负责，并且没有任何可信的替代解释。

正如我们在其他场合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支持联合王国的决定，即呼吁俄罗斯答复英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提出的合理问题，并立即、充分和完整地向禁化武组织披露其Novichok计划。

奥泰比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仔细听取了俄罗斯联邦代表和联合王国代表就3月4日星期日发生在索尔兹伯里的事件所作的详细发言。安全理事会连续两天开会讨论在两个不同国家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见S/PV.8221），确实令人遗憾。

科威特国对当今世界不扩散制度面临的挑战深表关切。我们对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先生及其女儿尤利娅在英国索尔兹伯里市遭遇袭击感到非常遗憾。科威特国与联合王国站在一起，支持它作为该案调查工作的一部分而采取的所有程序和措施。我们欢迎呼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作为该领域公正独立的专门国际机构参与此项调查，以揭露事件的细节。同时，我们要向受害者表示我们的同情和哀悼。我们希望斯克里帕先生及其女儿，所有受伤的警察和普通公民能早日康复。

科威特国持原则性的坚定立场，依照《化学武器公约》第一条，谴责并禁止使用、生产、获取、储存或保有化学武器，或者直接或间接转让这些武器。科威特国自1997年以来一直是该公约的缔约国。我们在3月14日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该问题时，也表达了同样的立场（见S/PV8203）。科威特国认为，必须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并根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科威特敦促各相关方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各项条款，通过禁化武组织，就本案正在进行的调查展开合作。

因乔斯特·霍尔丹先生(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以西班牙语发言*): 正如我们在上次有关这一议题的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见S/PV.8203)，玻利维亚坚决反对将化学制剂用作武器这种无可辩解的犯罪行径，因为这是违反国际法，破坏和平与安全的严重罪行。我们对不扩散制度面临的挑战表示关切。我们重申，必须根据现行国际法规则，特别是在《化学武器公约》框架内，进行独立、透明、客观、公正和非政治化的调查，以查明3月4日事件的真相。

我们认为，各相关方之间开展合作，对于通过相关外交渠道推进解决这一问题——尤其是推动加强不扩散制度——至关重要。

恩东·姆巴先生（赤道几内亚）（*以西班牙语发言*）：3月14日，应联合王国同事的要求，我们在这个会议厅开会，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即联合王国索尔兹伯里发生的化学袭击事件（S/PV.8203）。当时，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谴责实施那起袭

击的行为，并声援受害者、其家人以及联合王国政府。今天，我们要在发言开头再次发出此种谴责信息。

赤道几内亚正密切关注与有人在索尔兹伯里使用化学毒剂事件有关的事态发展。我们希望，正在进行的调查将使该事件真相大白，而且调查将是全面、公正和独立的，并符合相关国际标准和程序。其结论必须公之于众，而且责任人必须被绳之以法。

赤道几内亚再次表示，希望各相关方、即联合王国和俄罗斯联邦意识到自己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所承担的重大责任，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为国际社会树立一个可信的榜样。在双方共同努力建立并维护的国际和谐共存架构的相关性不断受到质疑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伦敦和莫斯科应利用其一贯的理性以及国际政治经验，通过直接接触以及与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国际法律机构和实体——如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密切协作，以适度、适当及合理的方式管理这一新的危机。我们希望，这场已升级的外交危机也能得到缓和。

赤道几内亚反对发展、生产、储存、转让和使用化学武器，因为这些活动违反《化学武器公约》，而且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我们主张，全面彻底禁止和销毁此类武器。

范·伍斯特隆姆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荷兰王国支持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的发言。我谨谈三点。

第一，发生在索尔兹伯里的化学武器袭击是不可接受的。第二，我们完全支持由联合王国主导的调查。第三，我们呼吁俄罗斯联邦全面配合这一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

关于我的第一点，即这起袭击的不可接受性，在上次于3月14日开会讨论此事期间（见S/PV.8203），我曾对这起在英国领土上肆无忌惮地使用军用级别神经毒剂实施袭击的事件表示震惊。荷兰王国在安全理事会和许多其它场合强烈谴责这起袭击。荷兰王国全力声援联合王国。

关于我的第二点，即我们支持进行调查，我们强调，必须法办这一令人发指的行为实施者。联合王国当局正在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一道，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在禁化武组织执委会昨天于海牙举行的会议上，尤祖姆居总干事证实，联合王国在这方面遵循了正确的程序。我们重申，我们认为任何人都没有正当理由竭力推迟、误导、预测或诋毁联合王国当局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我们完全支持联合王国在禁化武组织的协助下牵头进行的调查。

关于我的第三点，即俄罗斯有必要提供合作，欧洲理事会于3月22日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索尔兹伯里袭击事件。它赞同联合王国政府的评估，即，俄罗斯联邦很可能对这起袭击负有责任，除此之外，没有其它合理的解释。因此，我们呼吁俄罗斯联邦全力配合正在进行的调查，并向禁化武组织全面披露其“诺维乔克”毒剂计划。

总之，任何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都对国际法、和平与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威胁。我重申，我们要求全面追究这一可怕罪行的责任。

塔诺·布崔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科特迪瓦重申其原则立场，即，在和平或战争时期一切使用任何化学武器的行为，不论其形式为何，都应受到谴责。我国强调，必须在与相关机构特别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的协作下，将发生在索尔兹伯里的使用化学神经毒剂事件查个水落石出。有鉴于此，我国敦促所有国家向禁化武组织提供一切必要信息，以确定3月4日事件责任的归属。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以本国代表的名义发言。

秘鲁仍深为关切这起在公共场所使用神经毒剂的事件。这起事件发生在联合王国，严重危及至少

三人的生命。我们谨对受害者和可能接触有关化学毒剂的民众表示声援。

秘鲁谴责一切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我们认为，此类做法本身就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违反了有关的不扩散制度。

因此，我们重申，必须通过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并通过《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确立的机制和程序对事件进行调查。在这方面，我们认为，禁化武组织应英国政府要求派出的特派团所进行分析的结果应该让大家知道。根据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我们敦促有关各方对调查进行充分合作，以期确定责任和案件可能引发的制裁措施。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俄罗斯联邦代表请求进一步发言。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同事了无新意，他们继续毫不掩饰、毫不犹豫地申明俄罗斯是有罪的并要求我们澄清事件。我们也非常希望看到事实真相的出现。我们希望，随着我们向前推进，会发现更多的真相。我要感谢我的荷兰同事始终建议我们与英国人合作，但我非常有可能不那样做，因为这个合作建议的含义与我们所理解的完全不同。

我们基本上被要求回答一个问题，即“承认你做了这件事”。我们回答说：“我们没有做这件事。”对此，他们说：“这是不够的。你们是怎么做的？”我们说，“拿出证据来”。他们说，“不，但无论如何要承认。这样做比较好。”难道这里真的没有人理解这完全是一出荒谬的闹剧吗？我们一再说，联合王国一直没有遵守《化学武器公约》的程序，安理会可以在我们分发的备忘录中读到这一点。

我想指出，今天联合王国大使表示愿意与成员国分享有关调查过程的信息。我们热切地等待着。我们也希望，向我们提供的信息所依据的材料将比我今天向安理会显示的材料更有说服力。顺便说一下，我们发现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对于使用“极有可能”这一表达方法作为英国司法工具，或在英国司法的背景下使用这一表达方式的理由和法律上的细微差别所作的解释非常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我们将考虑到这一点。

最后，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曾几何时，英国曾经有过一位出色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不仅为儿童写作——他既是数学家又是作家，他撰写了一本名为《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奇书。就是这一本书。我要向安理会读一读这本书的一小段，讲的是红桃杰克受审的事。它很短。

“‘陛下，还会出现更多证据，’白兔急匆匆地跳起来说，“这是刚刚捡到的一张纸。”

或许我应该用英语来读其余部分。

（*以英语发言*）

“‘里面说什么？’王后问。

“‘我还没打开呢，’白兔回答道，‘但看来是一封信，是那个囚犯写给……一个什么人的。’

“‘肯定是这样，’国王说，‘除非它不是写给任何人的，而这不同寻常，你知道的。’

“‘信是写给谁的？’一个陪审员问。

“‘它根本不是给什么人的，’白兔说：‘事实上，信外面什么也没写……’

“‘是那罪犯的笔迹吗？’另一个陪审员问。

“‘不，不是的，’白兔说，‘这真是非常奇怪的事情。’（这时陪审员全都感到困惑。）

“‘他一定是模仿了别人的笔迹。’国王说。（陪审员全都醒悟过来了。）

“‘尊敬的陛下，’杰克说：‘这不是我写的，他们也不能证明是我写的：末尾并没有签名。’

“‘如果你没有签名，’国王说，‘只能说明情节更加恶劣。这一定说明你有点狡猾，否则你就应该像一个诚实的人那样，签上你的名字。’

“对此，人们都鼓起掌来：这是那天国王所讲的第一句真正聪明的话……

“‘这是我们听到的最重要的证言，’国王搓着手说……

“‘让陪审员考虑作出裁决，’国王说，这大约是国王那天第二十次说这话。

“‘不，不！’王后说。‘先判刑，再裁决。’”

（以俄语发言）

主席先生，这是否提醒了你什么？但是，如果安理会成员认为这只能与上个世纪的童话有关——顺便说一句，这些话都非常有现实意义——我要再向他们展示一样东西，一篇今天发表在《独立报》上的文章，题为“我们是否能证明莫斯科涉入Skripal一案无关紧要”。这里有一段简短的引文。

（以英语发言）

“俄罗斯人对所有这一切的反应是说‘拿出证明来’，就像在法庭上一样。即使在‘超越合理怀疑’或‘可能性权衡’等法律测试上，俄罗斯人也显然是有罪的。”

我就谈到这里。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联合王国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皮尔斯女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不会把同事们在这里留得太久。刘易斯·卡罗尔在《爱丽丝镜中奇遇记》另有一句非常棒的引文：“为什么，有时候我会在吃早饭前相信了六件不可能的事情。”我认为这句引文对俄罗斯同事来说再合适不过了。我只想说，我们当然承诺随时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我们将应安理会的要求，随着事态的发展，当我们掌握最新情况时，与安理会分享尽可能多的信息。

下午4时50分散会。